於于野譚

地

扵于野譚巻之二

古之文人談說之間多有對語盖原於騈句也王荊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有其對乎貢父即對曰四時風雅頌荊公拊髀曰天生對也遼使以三光日月星索對東坡荅曰四德元亨利或曰貞字君何東坡曰聖諱更妙其他古今酬酢對語如五行金木水火土對以四位公侯伯子男紀信韓信假帝假王對以仲尼牟尼大聖大覺李陽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對以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

已鲜以翼鳴不賣自其口出對以龍將角聽
謂其不足於耳歟
我成廟朝時有嶺南一士人失其名來京
師一日入泮宮欲與諸生同做諸生不許士
人並聊而歸過宮墻門見門內溪閒花木滿
苑困前進周觀時　上以肩輿出來士人不
能隱出伏於前　上問汝是何人敢入此地
士人以實對之　上曰汝能詩乎士人曰粗
解耳　上出一句使續曰金銀非宝良臣寶
士人郎對曰日月非明　聖主明　上大奇

之謂曰國家設科本為取才而汝則文才余
郎試之當及第因結紅鞸曰汝懐此鞸入泮
宮誇之曰君輩雖不許我〻旣登科若不信
出此紅鞸而示之生如其教一泮之人莫不
驚歎噫士人以此對竟至登科士之遭遇信
有時
明太宗皇帝於上元日出一句下羣臣使續
待曰燈明月明大明一統有一臣對曰君樂
臣樂永樂萬年永樂太宗年號也
烟鎖池塘柳此詩唐天使所作矣烟字火也

鎖字金也池字水也塘字土也柳字木也一
句之中具金木水火土五行
一張琴上七條絃彈出五音六律　此對天
使姜曰廣作遠接使此渚金塗續對曰百花
叢裡三春色粧得千紫萬紅
按黃魯直孫莘老同在館中一日聚飲行令
一人曰戊丁為成添血盛或曰王白為珀淂
碧石或曰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
未荅黃遽云僕當奉以來力勅正整此則聯
屬作字者也岳正公與夏公墳飲出令曰傘

字有五人下列怨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
福之人丶眼事無福之人眼事人夏云爽字
有五人旁列四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
莫説長短話始信人中更有人此則釋字為
為句者也碣石獨立峴山自顏姜女已去孟
子不来此則破補成字者也鉏麑觸槐甘作
木边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二人土
上坐一月日邊明人走門内閃公向水邊流
半夜生孩亥子雞定兩家作配已酉為佳人
曾作僧人弗能作佛女卑為婢女又可為奴

此則分合為字者也蓋皆出於文人雅戲也
南相國九萬常按閱北時得朱紫陽註解參
同刊之自序卷末又破字為八句書其尾曰
揮鉏擲金蓋取諸寅戴冠小心横目履丁一
直一平開口吞午先撤為賜後句戍九變首
禹股當胸藏甲震来得雨人往坐夏之艮背
良飲酪避酉左從諧韻左乃用戌所謂宜寧
南九萬雲路識也其集書傚字之工可作楊
修取義造語之對也
余嘗從金斯百錫胄于牛川鄭樹韓肯世構

亦同會一日酣飮斯百出一對曰皇八林中
還作樹余應曰鳥來江畔便爲鴻余又出一
對曰鹿非無角還爲馬斯百應曰鷄不成章
誤認鳳斯百又出一對曰雲作瑶臺湯不代
余指背世曰君可續對背世應聲曰水成銀
屋禹雉乎斯百謂禹乎水土不可謂之雉乎
雉之字宜改以能字背世然之即改下之
林白湖悌羅州人也能文章豪邁不羈之士
也將向湖南時當仲春路傍鄕生輩作花煎
會方呼韻賦詩白湖着蔽陽衣藍縷直趍而

進曰行人飢甚適値盛會願霑餘瀝諸措大辛苦吟咏若有所思未知甚事諸生吾輩方作風月汝何唐突亂我佳思白湖曰所謂風月者何謂也諸生曰風月者乃觸物起興寫出卽景者也汝亦解字否白湖曰文字則余何敢解之耶當對以俚語措大須以文字記之隨書便成一絶其詩曰紫冠撑石小溪邊白粉清油煑杜鵑雙箸挾來香滿口一年春色膓中傳諸生相顧異之問其姓名白湖曰我乃林悌也諸生大驚延之上座

權石洲韠詩名籍世兒童僕隷皆識姓名嘗過鄉村遭雨留滯於座首家鋪座有鄉士五六人會飲賦詩石洲着藍縷進拜席末座中問曰爾是何人石洲鄙生非文非武口業販貨將注萊州適值盛會倘霑殘盃以潤飢腸諸生方把盃吟哦謂石洲曰爾能知此味乎石洲佯爲迸辭曰若余貪賈安能知之不審諸公吟哦有甚意味耶此乃觸物起興寫風景蓋詩中之畫也一人誇其所作曰我之此句雖李白必讓一頭一人又曰我之此聯實

杜甫所未發者一人又蹙眉而言曰吾詩恐折也左右曰何謂也卷曰觀夫木乎至高則為風所折也吾詩格甚高亦恐折也是以憂之相與抵掌較其優劣因與石洲酒曰爾雖不文雖以俗談作句以蔑吾輩一粲石洲飲訖即題一絕曰書劍年來兩不成非文非武一狂生他時若到京城問酒肆兒童盡識名諸生覽畢曰壯哉〻〻爾能作此詩不偶然一人笑曰詩則佳矣但爾名有誰知之者然試言之石洲曰鄙生乃權韠也諸生相顧驚

愧下席羅拜自古賢人達士潜光玩世多矣莫有辨於驪黄牝牡之外其不為鄉士之待二公者幾希矣

嶺南姓呂忘其名者得明經科為湖西亞使一日携諸妓船遊至白馬江中流顧謂諸妓曰美哉古國之勝地一妓對曰曾見遊此別星無不感古賦詩今日席上獨無一詩乎呂不能賦詩而惡其取侮於妓半日撚鬚僅成一詩句擊節朗咏曰憶昔曾遊地淫佚國雖亡江山如此好無罪義玆王盖其詩意憶昔

洛王曾遊地以淫佚國雖破亡江山之好如
此義茲王之留連國無罪矣至今聞者莫不
捧腹噫明經被選者乃至於此國家取人效
果安在哉

光海時大北當權廣樹私黨不文者皆登科
嶺南吳姓者亦得及第爲翰林乘馹上路行
到鳥嶺憩于樹陰下時霜風殷葉暎于水中
適有一書生曰翰林玩此景物可以佳篇模
寫翰林沈吟良久遂吟曰岩下丹楓水下同
頗有自得之狀因謂書生曰君能次之乎書

生心竊笑之郎對曰翰林風月本孔同郎依語肚門之稱也翰林怒曰君譏我則甚矣世間元無幼学翰林盖嘲書生之為幼学而誇已之為翰林也人皆傳笑噫世之不稱其職者滔滔何獨翰林也哉可慨也夫

鼇城府院君李白沙恒福自少喜詼諧常有備局會議諸宰咸集而公獨後至或曰晏也公曰適見羣鬪不覺來遅或曰鬪者誰也宦曰宦者捽僧髮僧搤宦者腎相鬪於大道中耳諸宰絶倒公之此語雖出於措辭蓋見時

事多尚盡僞故略寓規諷之意

西平府院君柳川韓俊謙有四婿曰李正細淵次曰呂叅判爾徵次云谷鄭監司百昌次綾陽君郎　仁祖大王在潛邸時號也西平常各作別名以戲之皆用字戴冠者以李稱牢之稱呂家之稱鄭蜜之　仁廟寵之鄭嫌其比之於蚤常眼之及西平被竄云各謂西平曰聘君曾稱我蜜之聘君則今爲竄之矣蓋以入穴鼠譏之西平不覺叢笑

裵仁範　明廟朝名武也嘗爲兵使有一卒

姓名甘真瑧者乞暇兵使覽畢笑曰甘真瑧所謂負柿猫也盖方言柿字釋音甘也負字釋音真也猫字釋音瑧也仍顧於諸幕官曰汝輩能得此對乎一人跪曰對則有之惶恐未達兵使曰第言之其人即曰裵仁範即戴梨虎也盖方言梨字釋音裵也戴字釋音仁也虎字釋音範兵使大笑之優賞之一時聞者多裵之弘量

洛州吳參判鳳瑞嘗往其友羅參判萬甲家有客在座先辭退吳問客何為者羅曰奉常

奉事奉上誠奉慈殿奉審去仍曰一人兼五
奉字可有其對手具應口對曰羅州羅將羅
萬甲羅市浦羅鉢吹去一人兼五羅字此非
的對手蓋羅將俗語皂隷之稱羅市即羅州
浦名羅拖幾無以應一座絶纓
老子曰聰明睿智守之如愚莊子云有才
其不才之間吳興賓曰才者驕之器也忌之
府也禍之媒也蘊子瞻詠生子詩云人皆養
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
魯無才無德到公卿噫才者人之所共願有

而古之人若是其顧為不才者何也豈不以處才不善則反不如無才之為愈也世之少有才而未聞道者亦可知哉

陷人傷人莫過於讒古人聽語詩曰讒言慎莫聽〻之禍狹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〻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疏骨肉聽之絕堂〻八尺軀莫聽三寸舌〻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此詩不知何人作而詞意明且切與周采苓巷伯之篇楚辭哀郢懷沙之賦李白雪讒之詩鄒行梁獄之書前後一揆

也古今傷於讒者亦不得辨焉良可慨也

邵平秦時東陵侯也漢高帝登極後平失職賣

瓜自食蕭何沛邑掾吏也卒為承相封鄼侯

食邑獨多秦時東陵千戶侯華出被體腰蒼

璆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

當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

蕭相故侯一拜一惝悵蓋言人之富貴貧賤

各自有時邵平尊貴之蕭何見賤蕭何煥赫

之時邵平困厄世間翻覆本無常也自多富

貴而輕視貧賤者可以此詩為鑑也

世人多有籍父兄之勢怙侈滅義蹈踐貧寒只知權勢之可誇而不知禍患之來隨至於敗家亡身而莫之悟者哀哉張東海有詩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々傲閭里儀々趣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此必有感而作貴遊子弟可不以此詩作鍼砭救病源歟

余嘗僑居路傍日見馳軒躍馬者竟夕奔趍磨肩來往若相追逐余喟然曰曾聞郤克夫

詩曰輪歸交鏁暫無停來者相追去者爭趨得胸中無別事苟非干祿即干名畫嘆句語今見襯遍路上奔波之客政共此詩相符雖使善畫者模之豈能狀得物態若是之妙耶人之治産業者免飢渴備寒暑斯亦足矣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卧八尺何如為身後子孫計勞心焦思終歲窮年孜孜為利哉白香山有自警詩曰蚕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辛直違人知命之言耳即此而言一

身之外萬事萬物皆非吾有役苦身砣〻抵死不悟者獨心也香山此詩自警亦足以警世矣

保和湯修身三部經三要訣專治醫所未能療一切之疾俱古人収心養真袪欲延期之妙訣也得之斷簡中并錄而備覽焉

保和湯

思無邪　行好事　莫欺心　行方便　守本分　莫嫉妒　除狡詐　務誠實　順天道　知命限

清心 寡慾 忍耐 柔順 謙和 知足
廉謹 存仁 節儉 處中 知幾 保愛
恬退 守靜 陰騭 戒殺 戒暴 戒怒
戒貪 慎獨
右三十味㕮咀為末用心火一斤腎水二
椀煎至五分不拘時温服

修身方

孝順十分 肚腸一條 慈悲心一片 温柔半兩
老實頭一個 道理三分 忠直一塊 陰德全用
方便不拘多少

右藥用寬大鍋不可焦了火性取出為末
用波羅蜜為丸如菩提子大每日三思用
平心湯送下百病立效切忌損人言清行
濁暗中用箭笑裡藏刀撥草尋蛇無風起
凡有百惡味切須忌之

三部經

方　依本分

忍

太白真人曰世人誦經皆求福免災注之
口與心違徒誦何補是求其外而不求內
也余有三部經只六箇字經文雖簡功德

甚大儒者誦之成聖道士誦之成仙和尚誦之成佛但要體忌奉行這三部經不在大藏只在灵臺方寸中若人能誠心受持病尓不生灾尓不至自然獲福若不在其身必在子孫矣

三叟訣

道逢三叟者高壽比神仙問叟何以壽之訣倘予傳上叟前致辭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辭寒暑順節宣下叟前致辭百年半単眠是為三叟訣所以能長年

按此訣乃楊太史維廉所著元會稽人也

養性保命

視聽言動皆耗散精氣之原故釋氏面壁仙家坐関皆等苦行以防耗此精氣便是長生之術也

去暴怒以養其性少思慮以養其神省言語以養其氣絕嗜欲以養其精軟蒸飯爛煮肉少飲酒多獨宿

避色如避讐避風如避箭莫喫卯時酒莫喫申後飯油盡燈滅髓竭人亡以不寒為温以

不飢為飽以無辱為榮以無禍為福人之遊
世如此足矣作福不如避罪服藥不如忌口
爽口味多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
身閑不如心閑藥補不如食補富貴不知止
殺身飲食不知止損壽
福生於清儉道生安靜患生於多慾禍生於
多貪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輙生悲涼清真寂
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悔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耐事順不明人
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

戒朝嗔夜静唱天鼔晨興嗽玉津妖邪難犯
已精氣自全身若要無諸病常須節五辛安
神宜悅樂元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修行本
在人君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此十句可當
一部壽養

立身行已

薛氏曰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
而觀之可也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善行行善事此日
方不虛生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隨是貧富關保養縱慾是人鬼関勤是無價之寶慎是護身之門貪利者害已嗜慾者戕生肆傲者納悔諱過者長惡卲康節曰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黃山谷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儘知言

君子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交而後擇故多

右

魏王昶言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和
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
不謹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人無
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
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得久以
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
心事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
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張無盡惜福之說曰使不可事盡勢不可倚

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
陳傅曰快意事不可做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得意處早須回顧
張思叔左右銘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
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正衣冠必
肅正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
出語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慎重見善
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皆我未深
省書此當左右朝夕視為警

處家理物

孔子三計曰一生之計在於修身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幼而不學老無所知春而不耕秋無所獲寅若不起日無所辦矣

良農不為水旱而輟耕作大匠不為拙工而改繩墨之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

遺子千金不如教子一經養身百計不如修

身一藝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至富
莫如蓋屋至窮莫如賣田
事雖小不作不成子雖賢不教不明胡居仁
家甚貧韜衣單食處之泰然曰以仁義潤身
牙籤潤屋足矣
蘇東坡曰無故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
從何出
陸宣公曰不鄙雖盈必竭能鄙雖虛必盈
教子自孩教婦自初來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己於富貴
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
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忍所不能忍容
所不能容識量過人者能之
遠水不救近火遠親不如近隣蓄書是早處
事是擾立朝是巧居室是好又曰飢信粗旅
奴病信藥老信書山棲是勝事稍一縈戀則
亦市朝書畫是雅事少一貪痴則亦商賈杯
酒是樂事少一徇人則亦獄好客是豁達事
一為俗子所則亦苦海

居官莅政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正以處身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寛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進一步思一錢退一步要一錢不直一錢

得意處早回頭勿到處行方便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悪之祿厚者怨實之孫叔敖曰爵益高心益下官益大志益小

祿益厚施益博其免事當官者先以暴怒為
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
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
如愛身
國之將興如有諍臣家之將興必有諍子
立朝務正大不宜阿附
奸女入室醜女忌之忠臣入朝奸人仇之
甘井先竭直木先伐舌存以軟齒亡而剛太
強則折太柔則廢

猛則濟之以寬太猛則民殘寬則濟之以猛
太寬則民弛居上位不可凌下居下位不可
慢上
事雖細微必謹閑防事有疑似嘗避毀謗子
弟不可干預公事牙儈不可出入私宅
所惡之人防其害己所親之人防己賣己治
官事如家事愛人民如赤子正己而御吏
戒貪污如仇讐防私謁如防盜非理相加處
之以忍禮貌相及承之以謙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

財以遷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余觀夫推命家其方不一或以五行或以子
平或星曜或以紫微其論說吉凶符驗者固
多余惟思之甲子正月初一日子時至癸亥
十二月三十日亥時其間雖閏朔及大小月
而一周之内造命數議二十五萬九千二百
雖明鏡數毎時各分初中末厥數三倍於此
而亦不過七十七萬七千六百天下之人其
數無限則同年月日時生人亦不其幾許壽
夭窮達豈能如一余竊惑焉昔唐神堯與丹

丘予同年月日時故疑其與巳爭鹿袖釼訪
之其後神堯御宇丹丘登仙宋太祖與陳圖
南同年月日時圖南出自華山有圖天下之
志聞趙點檢已登極大笑墜驢歸山修道上
昇盖人間尊貴莫過於天子而曆數有歸天
無二日丹丘圖南修道飛昇不識萬乘之下
帝秦與仙道雖似不同人間帝王天上神仙
其尊高則可謂彷彿矣
余近閱皇明小說高皇帝即真欲驗運命之
說命數星士遍行天下求得年月日時共聖郎

同者遂名至京師問曰汝何為者曰村氓曰
家冨乎曰貧甚無一畝之產曰然則何以為
生曰臣惟養十三窠每年割所養蜜貨以自
贍耳上笑曰朕為帝十三有布政汝為編氓
有十三窠蜂衙亦一皇帝也蜂每窠必有一
王大小雖不同其所統轄亦無異也孰謂命
不足信乎乃賜以酒食而遣之又按一說明
太祖皇帝遍訪年月日時同聖誕者有一人
來謁上問其平生所為對曰臣生而貧賤行
乞糊口上曰我為天子爾為乞人何其窮達

頭殊耶其人曰臣雖乞飯蓋有粧底事矣上
曰何如對曰臣每夜夢為天子宮室城郭之
美宗廟百官之盛殆與陛下彷彿矣上甚怪
驚曰運命之說果不誣矣晝為陽夜為陰我
從陽界而享萬乘之尊爾向陰界而有南面
樂我之晝即汝之夜汝之夜即我之晝則天
豈不以我主陽界以爾主陰界耶遂厚禮而
遣之按車天輅所著五山說林我朝　成廟
嘗令日官訪問上躬同命者遍於國中有常
漢女與上命相同而家甚殷富甲於都中

成廟召致宮中問曰爾平生苦樂何如女曰
賤臣自幼聰慧臣父切愛之而嫌其所出甚
微贖賤于主家嫁得良夫未久見背惟以涉
文史為事耳　上因問其免賤之歲即　上
踐祚之年也其喪夫之日即中壺昇遐之辰
也　上異之曰諸般事皆與予略同信乎命
數之不差矣仍笑曰但余則有後宮十數輩
爾有甚事女俯伏笑答曰賤臣素性繁華亦
有如武后男妾者數十人　上撫掌大笑曰
此則相同可謂男中有予女中有汝仍厚賚

而送之以觀之十三布政十三轄衙陽界萬乘陰界南面踐祚免賤喪后哭夫後宮男妾雖大小陰陽其各不同亦有行佛者何其異哉噫自有推步之法世皆以吉凶禍福都付於命而聖門之訓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積善積惡殃慶類應凡百君子不已自修爲本也哉

古語云有已定之天有未定之天已定之天者命分一定而不可移易者也未定之天者世變多般而不可逆測者也若漢之鄧通有

餓死之像文帝錫之以銅山欲富之卒不免絶食之患晋郭璞有凶終之厄禱於廁神以禳之竟不脫王敦之害饒州貧士多具紙墨而雷轟薦福之碑魏公鰥客許以侍兒而先結死禍之前后妃主中壼則宜無虫獸之齧而麗代王后隕命於死虎之爪大君厭膏粱則不患醫藥之餓而我朝廣平莫救於咽喉之塞若此類者卒由於已定之天而非智力所可圖也噫世之昧者或諂神而度厄或禱神而祈福妄求分外之事徒自勞撓其心祗

見其不知命也是以君子德行義一聽於天而已

與楡岾寺靈運書

與白靈運上人師楡岾寺名僧也頗敏慧善楷書余於表訓寺事蹟多其筆跡欲一識面久矣適今爲住持時四月維夏涉鴈門數丈靈來問曰聞夫子一國文宗此山諸僧無不得者寶嗤者獨貧道未也專來乞言以海蔬芒鞋白楮皺微帨者贐行也非敢潤筆資也余笑曰余有一言欲唱者不乎盡因子奮筆

予余平生喜閲古人書粗識義理之重於榮
祿明哲保身之貴於不見是圖故立朝三十
年持論務緩不喜高論以要權蓋朝廷執論
剛者其論緩柔者其論高剛柔反性而禍福
隨之何也執事者欲緩論免禍當塗者挑高
論強其所不欲柔者唯々如流聽彼指使高
者頑々自執不失所守余性剛自守己見不
曾枉己而從人剛其心柔其言一以直其事
一以自免於禍故平生尚友故人恥與恒人
朋此東西南北無一私黨榮官之來任彼不

自力縱跡之孤莫我若者當戊申新王光海即
祚適余忝都承旨進圭自祖宗進圭承旨陞
階例也余於其時祗受大妃殿教盖 先王
遺教于七大臣及 先王臨終亂筆大君事
及大妃諺書 先王行狀事及 山陵事也
以此被劾於言官祗受 國母之傳旨 先
王之遺教是何等大罪而鄭廣成崔有源輩
乃復攘臂肆言而劾之是無他蔑視 國母
廢黜之兆自此萌也余甚痛之非為私也自
此守鏞私第又轉而流落高興五年之後因

先王朝有微勞陞一階尋又因扈從南中
加一資居散職四五年　萬曆丁巳戊午年
間叅金吾推官時李顥門許國枚　大妃有
獄余議其獄曰顥門抗疏不足深責鼎吉大
非之曰以凶疏稱抗疏是褒顥門也其議許
國曰許國愚騃鄉里不齒渠安知國是承宗
曰異哉文章善救於不救之中議鄭文翼推
戴之獄曰海民雖鷙豈曰無人而推戴愚夫
爾瞻聞之怒曰剖席之君循尚推戴君之愚
奸人之福也論尹廷稷崔有石曰廷稷更無

萬曆丁巳戊午光海君九年十年也

乜王朗有微勞陞一階尋又因扈從南中
職四五年　萬曆丁巳戊午年
官時李顥門許國枚　大妃有
[illegible]曰顥門抗疏不足深責鼎吉大
非之曰以凶疏稱抗疏是衆顥門也其議許
國曰許國愚騃鄉里不齒渠安知國是承宗
曰異哉文章善救於不救之中議鄭文翼推
戴之獄曰海民雖駑豈曰無人而推戴愚夫
爾瞻聞之怒曰刮席之君循尚推戴君之愚
奸人之福也論尹廷稷崔有石曰廷稷更無

閒宜放送有石其父死而不服宜不施連坐
之典許國文翼逹禝皆因此免死而獨有石
則卒不聽吾救顯門則死於三年之後余已
去職矣此皆詳載推案非敢誣也當其時〃
議譁然咎我以獲逆故李慶丞柳澗韓續男
尹銑皆蒙訓勞之賞各加一級而余獨否也
蓋因緩縱而然也且余忝銓也時論欲起廢
事郎官請以闉擬大憲其草空一望不肯書
余強折之擬以他人及正書復空一望強之
曰都憲是一國重望既書而塗之是杜人望

也決不可也終不聽時輩以此喞之喉宋永
緒論竄殛我喉閔濂論竄黜我喉金祖疏之
尒如之喉金允謙疏之尒如之及其終也喉
李時亮疏之請鞫於金吾前後五六人皆靡
黜之疏畢也時許筠首倡其論而安處仁誣
告之獄起余方春遊南麓聽栢舟鹿鳴之唱
而自公召之急余於道中醉占一絶于公廳
上索紙筆書之其詩曰滿城花柳擁春遊玉
手停盃咏栢舟壯士忽持長劒起醉中當斬
老姦頭時當爲者惡之箚自知指已以老姦

而爾瞻推之於承宗承宗讓之於爾瞻三姦
皆怒爲悪言上聞闔嗾從兄李時亮秉釁上
章將成詩案之獄會蒙天神所扶護幸而免
至今落拓山海甘心也尚誰咎哉大抵余之
廢逐自取也世人孰不知之當廢黜收議之
際不苟從國論不問於時輩不謀於僚友思
欲不害於義免摟於禍而止也則獻其議曰
古人有言曰朝廷有三一曰大臣二曰臺諫三
曰侍從論思大事自有三者非庶官輕議以
此致馮雷之怒順受而不辭者昔文王聖人

也太顛賢臣也循以海珍解美里之厄今余
内聯椒掖之親非一權貽儀外家効戚趙昌
漢婣婭之遅習以終不以邪経来枚坐忍六
年之飢余粗有所受恐負平生所讀之書也
矧予言出性情邪正之攸分豈忍方心圓口
以自欺邪凢所述作盜其筆端略不畏忌也
故爾瞻價詒使求別詞於余其序曰自主上
臨御以来十四載于今沈淪散地不得拜外
廷末議者七年身嬰罪罟閉戸於終南弊廬
放浪西湖漁釣之徒者已積四年雖欲與公

曰是曰非於朝堂奈雲泥路隔視朝廷風馬
牛何哉又曰性不喜持論過為幸々自直排
胡家不持父服之儒為賊猪妖跡所中云胡
致堂生不為父所舉伯父安國育之及長不
持父服且言唐朝不殺武后為非故論廢殺
皆以胡氏之論為口實故也又其別詩曰緣
何正葵絕無訐跡羅織孔神生死錢多臭官
僚銅文風日彫良士學啟瘖聾李大烽火水
鏡堂記其文曰酒酣興闌倚然如夢見崖之
之底有礎有砌向上屁縫在下扁題左書壁

閒書畫皆外而左又曰微風與長吹作向之森羅眼底者漫遠而有亡鳥但見江山定位雲物得所未知向之所觀夢耶真耶柳希蘐月波亭記曰覩月之闕於朏朓而沖於朏魄君子以知盈滿之可戒也觀波之涵於滋漾而蕩於風飈君子以知物欲之可淨也至若分清光於白屋及餘瀾於四荒使天下同得之物毋作我一家之私則斯亭之用也皆在吾方寸之中以是以貢之吾君豈不為萬世清明之治乎趙國弼恩波亭記曰今觀漢上

之隣斯亭者東曰水月駙馬之所度土南曰
狎鴎宰相之所肴字水月不係於椒掖鴎鳥
豈伴於權貴俱不稱其實允矣公之名亭也
玩物而不忘君其忠矣哉其送宣時輸序曰
今者欲由科擧手不由工拙論議之枉直干
謁於有司以自衒是可為乎設令得中欲為
臺諫乎所論非所志枉已而從人是可為乎
欲為論思乎同列無可唯諾論雖無所曉解
苟合時議以取容是可為乎欲為守令乎順
上司命令以應無藝之求以毒我無告之民

守令不可為也欲為監司乎順朝廷横科急
征督列邑暴殄生灵監司安可為也欲下為
褊裨以助軍旅乎則不可疾視中國之顛隮
不奮横草之義也欲上而為元帥則不可領
不戰之民甚於弘立景瑞之為也於此於彼
都不可為則求所以進取適足以貽害於身
云如此等作務直其言盜觸時諱不媚於權
貴不怵於威勢可知也不幾於君子之言乎
庚申辛酉年間余退在西湖有詩曰滄水年
々聞欸乃金宮何處惡呼鄒交際肯聯椒掖

守令不可為也欲為監司乎順朝廷横科急
征督列邑暴殄生灵監司安可為也欲下為
褊裨以助軍旅乎則不可疾視中國之顛隮
不奮横草之義也欲上而為元帥則不可領
不戰之民甚於弘立景瑞之為也於此於彼
都不可為則永所以進取適足以貽害於身
云也比等下務直其言盜縉時諱不媚於權
勢可知也不幾於君子之言乎
間余退在西湖有詩曰滄水年
宮何處悲呼耶交際皆聯擲捻

裡文章着售鳳池中希奮聞之大愠其題白雲書院曰丹碧玲瓏林外高齋房甬榥達華豪自註曰逆迴也又曰危言林下出高蹟卷中綿山人元朴直後學敢因依自註曰曹南寘跣曰慈殿雖塞淵不過深宮寡婦其時處士咸守琛曰向國母何敢發此謾語其後靡黜之論果出於其門生也沈宗直見而歎曰所見甚高能見人所未覩其在松泉精舍有詩曰尸寢日高罷晴窓終夕開谿雲穿樹過山雉入庭來糲飯不盈鉢草書時撥灰誰從

魯三氏低首作家陪三氏指三昌也松泉悚
古曰燕山昔浩蕩當帝萬機拋夏謳故懋德
義卜襲函交遺蹤釋子弔古事嘲人嘲是余
不言似有先見詩友箴汝學盡沒其作而此
猶不次尔似避嫌也如此等詩信手所題夫
豈怯怯然畏首畏尾懲羹而吹虀哉然則罹
韓之死曹友仁之刑邊應垣之謫者可以威
而腸人乎哉最可畏者言出性情動有後驗
詩讖之應初出於不自覺昔余有詩曰峰入
斗牛雲串腹堅無今古雪千層宋英耇仰天

三訊曰子其貴也壽也夫曰子何以云爾耶曰後日驗之而後知吾言不誣也子其識之余在京師題僧卷曰梦頭方僧夏皆骨欲過冬病絶齋盂粒形如臥壑松吾甥洪瑞鳳曰舅氏文章與天通也始作此詩豈知過冬皆骨大病如此哉且送奏請使柳澗由遼路往也贈詩曰漱水猶堪漂穴蟣東畋須趁白鷗盟及其畋涉海濟死不還始覺其詩為語讖也至水鏡臺江山定位之語南麓聽欲栢舟壯士長劍礪老莪等語當初醉吟豈料今日

有此憍禍也哉良可寒心雖欲捫舌得乎以此觀之六七年間懸命刀鋸一家惴惴而湧浪湖山自娛於烟霞水月狂言悖句噂喈不顧愚人命之在天不在人此可知也所可喜者昔余於庚申年寒食掃墓往西山過高陽途中憶幼時友李貴作一絕曰天下皆如李貴愚淳風猶可挽唐虞囊中尚有金蜩蛔故作田園老大夫柳塗見此詩笑曰子以李貴為愚乎天下黠者也渠何以挽唐虞之淳風今而思之所謂淳風挽唐虞者可占吉語也

或者　新王而仁能有以復古之治乎師其徵
諸異日哉余雖辭山向洛豈久於塵中姑將
琴書衣袋付諸寺僧而去後日之來當卜地
於外山日與師源〻師其候之哉師善膺者
也我有秘藁數十卷可因師以圖壽後也乎
深有望於師

留別天徳庵法師法堅序

法師湖南産也十四通經涉史暨子孫文義
洞然凡州邑試戰藝克有捷數奇棄其業入
山為緇髡又博記禪教訣錄為雲門大師四

方學者無問儒釋從之如輸委尓既遍遊青
丘名嶽遂家勝宅栖恒山雲移輪轉于諸庵
已有年紀天啓中余不偶於世卷家小投此
八經月會京師有變光海見廢名官將不安山林
挈〻西從法師携松花餻薑椒餌酌山葡湯
如流浛把酒敘別且求別辭余掺手問曰昔
晏子不死內難子路結纓死之伯夷餓死首
陽太公鷹揚牧野商受暴主也而其亡也聖
人去國邑燕山之麋死鄭無人荀息之死
奚齊為白圭之玷荀彧之死漢室彧識其太

晩達文之禅　魯山之出宗社如舊而一縣
盡死六臣不屈死生去就君子之大節我何
以處之且我平生所著述續梅月堂集何如
法師曰從違之分各有義理義理之歸俯仰
懸爲人生浮世郎須臾焉耳況白首乎夫子
宰相也爲得自由蓋有命存焉去歲之病幸
而不亡天也幸亮之義理之與此且子文章
太富如欲壽后恐公私之財力不裕自今精
鈔以約之余曰嗚呼噫噫我知之矣吾今老
矣於世何如哉當與子遍採但諸庵以終吾

餘年遂擧山蔔湯相屬以為暫別

遊寶蓋山贈靈隱寺彥機雲桂兩僧序

彥機雲桂兩僧也　萬曆三十四年余與機相遇於香山普賢寺時機從松雲大師受學者也　萬曆四十六年桂客我松泉精舍得我詩者也　天啓三年夏余入寶盖山靈隱庵見兩僧兩僧驚問我自何來余白去年秋九月余入金剛山訣終老也越十月家累自京師來山寺枚危病也越明年四月辭金剛西行因覲食也行到豐田送家累還京肩入

餘年遂舉山葡湯相屬以為暫別

遊寶蓋山贈靈隱寺彥機雲桂兩僧序

彥機雲桂兩僧也萬曆三十四年余與機
相遇於香山普賢寺時機從松雲大師受學
者也萬曆四十六年桂客我松泉精舍得

天啓三年夏余入寶蓋山靈隱
僧驚問我自何來余白去年秋
剛山許終老也越十月家累自
京師來山寺救危病也越明年四月辭金剛
西行因艱食也行到豐田送家累還京有人

天啓三年山人松雲稱
年十一

口也路入茲山解裝休僧舍數稍賤也聞之
行路窘君廉余聞之不甚驚者已見於事之
先也又聞新王立革亂政敷仁恵民廣矔
如也聞之不驚賀者飢者易為食猶以齊王
也兩僧疑而詰之曰吾儕山人也自古過歲
金剛雖寒士猶難況宰相乎既曰移山復何
為此當今 新聖御國求官者如歸市又何
為徘徊中路乎曰余老妄人也向之入山非
輕世也樂山也今之去山非為官也乏食也
留此山非愛山賤穀也物久則神人老則耗

避禍先六載神也見利不疾趍耗也前年處
仙山高也今年投野山俗也泥而不滓潔也
有食從之累也吾何處之哉其惟才不才賢
不賢智與愚貴與賤之間乎中 右三篇在文集
柳夢寅在廢朝曾經吏曹參判及 仁廟反
正東西轉徙不恒其居時人初不知其所在
或謂之亡命旋得於西山西山乃楊州里名
委官問曰汝何爲亡命夢寅曰光海之必亡
婦幼皆知 新王之有聖德奴隷亦知我豈
有他意於其間哉我本非亡命但徙在西山

耳委官曰甬之西山之說我亦解聽矣使武王立箕子為天子夷齊復入西山耶夢寅默然良久曰我嘗作寡婦詞以見志以此為罪則死無所辭乃誦而告之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空壼慣讀女史詩稍知妊姒訓傍人勸之嫁善男顏如槿白首作春容寧不愧脂粉諸相欲活之勲臣　金瑬曰不殺夢寅則效尤而不欲立朝者必多隄防不可不嚴竟論以逆律夢寅自號於于堂有文集行于世此段在東平日記言其辭連於戊辰之獄家乘考之則宗癸亥八月而非戊辰獄明而以失

公之子修撰公諱瀹與其自獻諸人入於時
人之誣告八次刑訊終不誣服而死於行從
中時則癸亥初秋而於于翁被禍前一月也
自獻則械囚王府竟入於甲子亂斬而公乃
不論於自獻輩見原之時者以其有先人之
事以然也　英廟庚申年上御經筵向于入
侍諸臣曰柳夢寅仲寬乎有一承旨臣錯認
古事而對曰似已仲寬矣　上曰然此古之
名臣也仍問曰有後孫乎對曰後孫則未聞
而今兵曹叅知柳騫即其傍孫云矣　上曰

入侍戚者出直而掃墳于郊外矣 上曰置
之之
傍孫柳崇道遍歷叙其本末而跋于下曰公生
而能文章少遊於牛溪之門諸公無不以詞
家宗匠推詡之 宣廟己丑魁十三人增廣
癸巳帶春坊文學之任而出迎天使于境上
于時中朝士大夫皆師陽明之學而天使之
来大有所奢張者 上命特諫一代文學之
士而往辨其謬公與月沙李公秋浦黃公慎
是選與講大學經傳義引程朱遺說而發明

其歸趣天使頓改前見而稱賞不已俄而
朝家尙 仁穆王妃以定母儀公製進其冊
封 教文而自是後清班顯職無歷敭逮戊
申 大漸時以都承旨入聽遺教傳于七大
臣而被勦於時輩落拓散地垂四五年大君
遘禍公遂無意於仕進矣丁巳戊午年間諸
凶將起廢 母之論公作一絶詩譏之南麓柏舟
詩也以示筆誅之意又嘗立異於廷請遂見逐
於角膽而放浪湖山已多年矣癸亥春在楓
岳聞 仁廟改紀雖隨衆向洛而其所不仕

之義則已定于心草序與僧與法天德庵堅序也微發其端而行到寶蓋山題寺壁以孀婦詩一絶抵甸邑過國門不入直之西山先墓下隱居爲時論式稱以亡命而削奪其爵而已知其在西山指致王府詰其所由則曰先海之必亡今王之有聖德我既知之則又既有之命之理哉但以自精之義往于西山耳因上其寶蓋山所題詩末乃以伯夷之不事亡考儒之盡節爲對獄之辭諸大臣原其心事而欲活之勲臣有忌之者竟論以重律嗚呼公

之明見旣嵩立異於塵世之論而見黜於昏
朝則似若無爲昏君立節之義而但其平昔
所定只知有一天而不知有二君故始雖見
棧而作終乃全節而死此豈非古所謂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耶 新聖御極 先朝
耆舊之臣莫不來王而公獨棲遑郊甸長吁
而不進者可見其素之難推一遵事臣道之
常也使當時梅史之臣置之而不向則不過
如梅月堂之終老山林而止耳其所有光於
聖朝包容之德而廷議多岐欲奪其操而

不得則加之罪名歷觀前古節死者何限而豈有如公之至寃者乎不特此也觀於公之遺集又嘗春〻乎春秋之義凡於事大之誠斥和之論未嘗不自任而自勉爲如使公生値崇禎之末必節殉節之擧不必專美於後賢而罪籍先及未能闡發其本志者其亦命矣夫最可恨者公之文章氣節卓絕當世〻或有媢嫉者及公之死從而搆誣如此輩人固不足言而幽枉未伸使千仞壁立之節尙置後世黙昧之科九泉之寃鬱私家之私痛

曷有其極經歷屢朝公議不泯而真蹟未
明人皆難於啓達故撮其大要則錄之如
右惟待今世之心公眼明扶倫常而樹風聲
之君子然後庶可以伸其萬一也
甲寅十月初一日春川幼學柳榮道上言
傳曰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魚鳥却忘機如
何老作鷹揚將空使夷齊餓採薇云云鷹揚
比靖難勳臣夷齊比以自況若放棄士金時
習題渭川垂釣圖詩意也大抵臣之忠婦之
貞一也君雖無禮臣不可以不忠亦猶夫雖

不良女不可以不貞也故屈原以楚懐為君
而方其行吟澤畔哀怨悲號也輒皆以夫婦
比況比故叅判柳夢寅老婦詞深得維騷遺
意也與時習之詩為伯仲而可使若臣若女
之懐二心者顔發騂也等是鄙介慨慷與從
容之間不作軒輊之從容比慷慨為尤難向
於夢寅伸寃判語中特指時習一人於　端
廟諸臣中者蓋有以也夢寅嘗佐銓衡而躋
文苑矣和光同塵何官不做而顧乃歧貳之
論屣脱名利甘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隙與韻

釋怡僧期徽結夏此時習之傲世近俗永矢
不攺之請任本邑及手致逮對吏西山一語
宛轉雍容有時習渭川詩一般氣味尚論之
士其可以時習之靈嶽夢寅之皆骨差殊視
耶若使當時掌獄之臣躰聖朝寬大之辭教
教置夢寅於勿問之科任其所之則決知其
採西山薇飲西山之水以終其身如時習之
不受點瑕畢命水落之爲矣時習夢寅彼二
人所慕者夷齊一生一死之不同特逃耳時
耳腔子裡泛容取義之赤血丹忱百戰相照

無絲毫之出入則朝家之所施於時習者不可施於夢寅耶且予徵其穚之謄行於世者見之詩文幾篇太半是騑騷壹鬱不平之鳴掩卷興感欲施加哥㖠異之典者久矣除見族孫驛路呼籲蓋知其子與侄之狀實其子淪與其父同死其姪瀣不仕昏朝脫帽逃入於世閑及其叔事出坐竄耒宥尒可謂是子是姪曽所欲施者何必更有鄭重故吏曺叅判兼藝文提學柳夢寅贈秩正卿賜以美諡其子淪復官其姪瀣亦贈堂上三品職勿論

度支勲府凡係沒入之贓穫許即出給用故
忠臣朴箎例仍令諸柳就傍泒中定其嗣孫
奉其香火